右台仙館筆記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四

曲園居士

無錫縣蕩口鎮民生得一雁將殺而烹之有書生見而憫焉買以歸畜之以爲玩懼其逸去以綫聯其兩翮使不能飛雁雖處雞鶩閒亦頗馴擾惟聞長空雁唳輒昂首而鳴一日有羣雁過其上此雁大鳴忽有一雁自空而下集於屋檐兩雁相顧引吭奮翮若相識者一欲招之下一欲引之上書生悟此兩雁必舊偶也乃斷其綫使飛而此雁垂翅既久不能驀飛屢飛屢墮竟不得去屋檐之雁守之終日忽自屋飛下相對哀鳴越日視之

則俱斃矣書生感其義合而瘞之名曰雁冢嗟乎禽鳥之微猶不忘其偶若此使人彌增伉儷之重

揚州城外有農家畜一牛頗肥腯使之耕亦甚得力一日牧者繫之於樹牛方臥忽有一馬不知所自來亦至樹下與牛對臥見者初不以爲異馬忽嗅牛之鼻牛即躍起自斷其繩以角觸馬馬亦起而踶牛於是牧者大呼村民咸集而其鬭益力不可解鬭且行將入於城守者懼闔其門乃卻走又一二里至角里莊時隨而觀者甚衆然莫能爲力其鬭已及兩時之久馬倒牛亦倒則皆力竭而斃矣審視之馬洞胸破腹一目墮於地牛兩

肋俱斷腹破而腸出並偃臥血中殆佛家所謂夙冤者歟嗟乎一種業根雖俱隳斎生道中猶不相捨亦可畏矣

江西省城鼓樓前一大宅久爲狐據無敢居者其西爲某氏宅則無他也有何姓者僦其屋以居一日使婢至後院收所曝之衣久之不至跡之杳然而其地無門戶通他處且垣墉高峻非可踰越大異之訪求數日竟不可得有備嫗來告曰頃聞鄰宅有笑語聲此屋久無人居是可異也何乃集家人往視啓其門則蓬蒿沒人蛸蠨在戶經堂歷奧大索無獲靨然將反或曰此行也得

異於仙人矣宜以來意祝告之何乃焚香默禱而還及夜婢忽自後院出問遽曰何在曰在鄰宅問衆人入內搜索汝匿何所曰衆人來時我悉見之而口不能言足不能動但怪衆人何不見我耳問汝在彼數日何所見曰其人甚衆有小女子衆皆呼爲姑子其姣無雙最與我狎食我珍羞衣我文綺其家陳設華美羅屛繡幕屋不呈材每夜衆女列坐度曲以絲竹和之或使我歌則姑子輒代辭不能焉我欲求歸則姑子怒罵曰婢子此間不樂歟尙何歸然則今日何以得歸曰此亦姑子之意謂其家以禮相求不可不使歸也問來去何途之從

婢皆不能言惟覺此身飄飄然若有提之而去挈之而來者何懼狐爲祟次日復盛設牲醴往謝之後亦無他異

湖北徐氏女嫁爲邵氏婦年過三十而孀撫孤子至於成立而其姑病徐願朝四大名山爲姑延壽四大名山者蓋世俗所傳如峨嵋五臺之類皆古佛道場也及姑死旣免喪乃挈其子乘一馬以行歲月旣久經歷頗遠咸豐季年至於雲南止大理府賓川州之鷄足山相傳是山爲釋迦大弟子迦葉示寂之所舊有銅佛寺頗廊碧殿頗極莊嚴至是久圯矣徐慨然議修復之乃卜吉

丹庀材鳩工爲經始之計或尼之曰爾願則宏矣方今盜賊磐牙人民雕効事必無成不如已也徐曰不然天下事有志竟成吾姑爲之不憂無助已而遠近聞其事果有施舍者或以錢或以粟徐悉以供土木之費已無私焉惡衣菲食益自刻苦人皆敬信之其所乘之馬聽其遊行山谷逐水草之便無牧之者而徐偶有所往則馬輒自至莫知其所以然也其時大軍雲集糗糧楨幹所在饒衍諸將士或至寺中徐必爲潔治蔬食將士皆喜各有所施一二年集貲巨萬於是大興工作木工石工日百餘人婦女給烹炊執都養之役未及一年而底

於戚儕俗瞻禮無不讚歎時馬星五觀察駟良駐兵其地實親見之年未五十修眉纖趾不失大家風範其子年二十餘耳工既畢婦請於有司求給路引至西藏禮佛留之不可仍挈其子騎馬而去後有人自藏中還言曾過此婦於塗云

湖北興國州有楊叟者鄉里之多田翁也偶騎馬自城中歸一童子從經行阡陌間彌望皆其田也意頗自得顧視童子曰汝視我田多否童曰多則多矣翁不聞俗語乎一場人命三場火三年之後不屬我叟大怒罵曰畜產遽下騎蹴以足童厥然而倒視之死矣童子之父

母執以興訟耗其家貲十之六七僅乃得免後又三遇火災蕩然無立錐地叟死其子婦傭於樊氏余大兒婦樊聞其所說如此孔子曰滿則覆信夫

大兒婦樊言有農家曝穀於場一媼守之其孫從焉有鴉向之而鳴媼曰鴉鳴不祥與汝歸乎乃歸未及其門遇娶新婦者綵輿前行一少年衣裳襤褸而尾其後鄉間俗例凡嫁女必使其兄若弟送之謂之送親阿舅富者則以輿馬貧者徒步而已故有俗語曰阿舅阿舅轎後走狗其孫見此少年即戲誦此二語少年怒舉肱一揮其孫仆地觸石裂腦逾時而斃媼家執此少年訟之

官實係誤殺不能擬抵而其孫竟以非命死禽經云白脰烏不祥其信然乎然使聞之而不歸則不與娶新婦者相值即不致以戲言見殺避禍而適以得禍天下事往往有類此者

漢口鎮民陳某啓肆買乾肉有黃犬入其肆覓食陳適剸肉隨手以刀斫之中要害立死曳而棄之溝數年後陳見一老翁坐其門外嬈來買肉問所需翁曰吾非買肉來尋汝耳問尋我何爲曰汝棄我溝中三年矣今幸得出能忘汝乎言已即不見陳問肆中之人則皆未見有此翁但見一狗向陳嘊嘊耳陳還入內俄身熱頭痛

皆不知人忽大言曰我江甯城外黃土坡人姓周因生前有罪死後罰爲狗爲汝所殺棄我溝中困不得出今因人浚溝我乃得出訴於冥王王謂汝誤殺我例不抵償我再三陳說冤苦冥王惻然命二役與我偕來不索汝命但須將此事廣爲傳播俾人知物命不可任意戕害則以我一命保全多命我可銷除宿孽再得人身汝非惟免罪且可得福妻子惶懼請俟陳病愈從其所言陳病旋愈有人從漢口來親聞陳說如此也

江都黃輝山畜一犬甚愛之禁不使出戶犬固牝也方春求牡之時鬱不得逞遂齧黃之子方食而犬至不知

其已病也投以食不食遽前齧黃子之手家人奔救乃去視所齧處流血如墨叫號月餘竟莫能救而死是亦畜犬者所不可不知也

天津任家胡同有沈姓者年七十餘矣長蘆鹽運司之吏也家貲頗饒所居屋亦華美庭有古樹一株百年外物也沈欲於庭中築一牆以畛內外而樹適當其處謀伐之夜夢古衣冠人自言爲樹神戒勿伐沈以爲妖夢不之信竟縱尋斧焉有赤汁流出如血家人咸懼或勸阻之而沈意不可回既伐樹甫五日而火作不知其所自起其夜天無微風而火勢猛烈竟不可救沈從夢中

驚覺奪門而出夹念有文書在卧室中復入取之遂逮乎火而死死者凡四人不延及他屋明日人往視之見其大門無恙四面牆垣初不傾頹而其中悉成瓦礫場亦可異也

彭雲琴侍郎徵時曾館於麻總兵家麻乃廣東人實回紇人之編置內地者也其母年八十外忽得奇疾疾作時輒失所在家人徧索之不得往往得之屋上或數歲一發或一歲數發侍郎館其家時嘗親見之其母高坐屋山笑語諸人曰來來此間甚樂家人百計招之不肯下其子梯而上始從之下然其下也必其子扶掖之踰

跼而行屋瓦皆碎不知其何以上也既下而問之亦不能自言矣其母年至九十五六乃終亦無他異

陳東之孝廉潮泰興人蕭山湯文端公視學江蘇時取入縣學道光十一年應順天鄉試中式舉人先後客京師十年精於小學韵學算學同時魏默深包慎伯諸君皆推重之以乙未歲卒於京師年止三十有四卒之前一日文端往視之時已薄暮見有二小兒一衣紅一衣綠入其所居室遂不見文端出語人曰此子必不起矣其家西鄰有秦叟者每日鷄鳴必起無間寒暑當孝廉之將生也秦叟蚤起見有火毬大如盌墜於陳氏之竹

園次日孝廉生至是又見有火毬自竹園出而北去隱隱有聲及凶問至則秦叟見火毬之日即孝廉死之前二日也其子子愚廣文請爲余述如此

子愚廣文又言其長子繩祖弱冠未娶以同治五年失足水死所聘爲同縣朱氏女聞訃絶食而死廣文適居母憂未遑迎其喪朱氏厝之於先塋之側已而廣文具舟往迎之舟泊河干距其塋可二三百步廣文先設祭於柩前并爲文焚之告以迎歸台葬旋風倏起吹其灰直入舟中見者無不驚異逾二年其次子光祖舉一子即以爲之後子生之前一日廣文妻夢一少女向之而

笑不發一言及覺而面貌衣裙了了在目但不識耳偶言於朱氏則朱女之貌一如所夢其衣裙亦與臨終時所著悉合也

王子閑者江西藩司署中老賓客也自中年後即多病夜不能睡晝不能食每日晨起必飲藥一大盌凡補益之品無一不具飲此則治事如常人一日勿藥即病不能與矣有熊君謂之曰人生寢食爲最要之事不寢不食全恃藥力扶持而能長生久視者未之聞也今授子一法每日不論早晚但得閑暇則閉目靜坐收束此心使一念不起如是或四五次或一二次每一次以盡一

炷香爲度行之既久必有效驗王從其說一月後偶於夜分如去靜坐忽不自知竟得一寣安睡寣呼骨切音如忽見廣韻十一沒云睡一覺也寣而覺有飢意時在人定之後無所得食探小盤中略有餅餌之屬即取食之食已復睡至明日日加辰始覺覺則大飢亟索湯餅食之盡數器食飽捫腹語其人曰寢食之樂一至於斯久矣余之不知此樂也許星臺廉訪時官江西親見其人及來江蘇爲余言之廉訪亦力行此法自言從前以太守爲觀察時公事無多日必靜坐數次今官廉訪則不能矣然亦必以盡一炷香爲度無一日間斷雖或賓朋高會聲伎雜陳稍一

收攝即如不聞不見者然余歎曰香山詩云學調氣後衰中健不動心來閑處閑君之謂矣廉訪因余有肝胃之疾力勸行此余舊有枕上三字訣刻俞樓雜纂中亦非不明此理者而心形交役未能坐忘正如東坡先生作龍虎鉛汞說寄子由而自知易流之性不能終踐此言也因記王子閑事拉雜書此殊自愧矣

蘇州臨頓路民某甲以織紝爲業有某乙從之學藝三年矣甲愛其勤謹欲以女妻之謀之妻亦以爲可妻叔問之女女意不欲乃寢前議乙心憾焉光緒辛巳歲立夏之日例停工作甲夫婦並他出獨女在室中乙挾利

刃入室謂女曰汝父母皆欲以汝妻我汝顧不欲何也今日我剸刃汝腹中矣即以刃津嚳之傷乳及脇乙知女且死引刃自斷其喉立斃女逾日始絕是殆有宿寃者與

大庾戴可亭相國寵相家居嘗與門下諸客講修煉之術蕭山湯文端公未第時館其家亦預焉一夕相國招諸客坐暗室中不設鐙燭皆閉目靜坐坐至夜分相國頭上忽發大光明其大如盤其明如鏡視其中隱隱若有物者但不可辨耳文端亦然其餘諸客各有光而小僅如豆且搖曳不定次日相國語諸客曰吾儕根柢厚

薄功侯淺深俱見於此相國年至九十六而終許信臣前輩視學江西猶及見之時年已九十外不甚有言而見人輒笑終日無戚容信臣前輩曰此老視天下之人天下之事天下之物無一不可喜者其所養眞不可及也

蕭山湯文端公官京師時居東單牌樓其屋相傳爲乾隆時大學士和珅賞第素稱凶宅及文端居之了無怪異惟後有屋七間頗宏厰不居人屋中藏皮書籍庭下雜蒔花本最西一室爲奉佛之所文端每日晨起必至此室禮佛從者皆止於庭不入文端至戶外輒見一叟

先在家中膜拜拜已不見文端乃入拜曰以爲常心知其爲狐也以其不爲人害亦姑聽之及文端薨逝之年此叟遂出至聽事客至見其蒼顏皓首倚隱囊而坐疑爲文端也將趨問起居倏已滅迹乃共駭異文端薨妖異大作棹椅之類無故自動或數人方共啜茗茗椀忽飛至他處湯氏惡之不復居此屋余聞之文端之孫伯述司馬云

蕭山縣東門外有土地廟其地蓋近海弈廟後有大湖方一里同治辛未夏大雷雨有一黑龍降於池其身大於連抱之樹其尾在池中而其首猶在天半雲氣護之

不可見不知其長幾許也一時喧傳神龍取水冒雨往
觀者甚衆然皆不敢逼視但見其背上有水分兩路一
從下而上其水白一從上而下其水黑有知者曰龍頭
上有分水珠凡取人間之水至珠所在淸濁自分淸水
上行化爲雨澤濁水下行仍回元處故其從上而下者
皆泥滓也歷一時之久雨勢稍衰龍乃騰空而去
湖北興國州某生人頗長厚有小婢曰二兒亦善遇之
偶使二兒灑掃庭除怒其糞除不盡蹴以足誤中要害
立斃大悔厚斂之是歲應鄉試入闈坐號舍中每舐筆
和墨輒有二指見於前而不見其人晝夜皆然爲其所

黝竟不得成一字乃悟曰以二指示我必二兒也因納還試卷俟門闢而出爲二兒大作佛事至次科復入闈遂無所覩

浙人有蔡姓者居京師其子甫及髫齔即豫畜一幼女待其長以爲子婦無何此女死又爲其子聘方氏女不以前事告及成昏之日於房戶之外設几案焚香燭使新婦向之而拜方氏之送者曰是於俗例謂之拜房繼室則然元配則否執不可乃撤去之俄風起燭滅新婦仆地若有扼其吭者聲喀喀然咸其駭異乃告以前事書此女姓氏爲位祭之扶新婦起拜如儀遂得無恙

湖北咸甯縣有余氏子幼聘賀氏女女未嫁而死余氏議迎其柩以歸而女之父不可曰嫁殤遷葬非禮也自卜地以葬其女及余氏子別妻婦楚俗娶婦壻必親迎余氏子迎婦還道經賀女之墓有旋風起墓門初不爲意旣至家成禮而余氏子性情頓異數日後暴謚無人理尤虐遇厥妻輒使長跪堂前鞭箠之駡詈之幾無虛日舅姑好語之曰吾子因病失其常性苦我新婦良所不忍然拂其意病且滋甚幸哀憐吾兩老勿辭勞辱新婦頗婉婉聽從而余氏子之病日久不已舅姑究其病之所由起如有墓門旋風之異乃爲賀氏女設栗主奉

祀之貲父又親詣其女墓責其無禮然皆無驗歷十餘
年所娶婦死余氏子之病始瘳余氏與樊氏有連往歲
余大兒婦樊歸甯曾一見之已如常矣未幾續娶而病
又作今未知何如也
咸甯樊氏女余大兒婦之族姑也旣嫁之後忽得狂易
之疾久而不瘉樊氏迎之歸使巫者治之女病良已乃
爲製新衣內外悉易之以輿送還夫家幕以魚網使舁
者疾趨以行舊時衣物槪不將去自是女果平復如常
越數歲母偶檢視女所存舊衣笥見有新衣數襲歎曰
如此好衣不著可惜閒時久矣固當無害乃親送至女

所女攬衣未及著忽欣欣大笑曰數載尋汝不見今在此邪言已復發舊疾憹悧彌甚百治不瘳竟以狂死

鄂俗以人自經死者爲喫油麪油麪者以水和麥末爲長條必稍著油乃成故曰油麪江浙閒曰索麪古人則謂之索麪玉篇麥部麪博領切索麪也南齊書何戢傳稱上好水引麪即此物也咸甯有章姓者營造屋宇而遇工匠頗刻工匠銜之偶食油麪即以所餘埋之於戶限下無何章妻縊死章亦時時引帶語人曰我宜於何處縊歟家人患之有善相宅者周觀其室曰戶限下必有異抉之得油麪擿而棄之乃已

營建室宇尤重上梁溫子昇閶闔門上梁文曰良辰是簡穆卜無違是古人亦甚重乎此矣咸甯劉氏新成一屋居之者輒患衄血之疾有相宅者曰梁上得無有異乎梯而視之則有一赤蟲蠕蠕動長可數寸而細僅如髮黏著於木竟不可去乃易其梁而衄血者皆愈後知木工於上梁之日偶傷其手血濡縷入木中遂成此異初非有意為厭術也

徽人程姓者以貲雄其鄉累世矣生一子少而癡顡及長混混無所知其家以二僕守之饑飽寒燠悉二僕為之節度或不受教則痛笞之乃帖然服其術若馭牛馬

然違近皆知之無與論昏者程氏故有資劑之肆在無錫有汪氏者世爲之主會計汪有女與程子年相若也汪叟乃慨然曰吾家自祖父以來皆主程氏今程翁有子無女之者吾何惜一弱女子不以酬其數世之恩誼乎使人達其意於程程初辭焉汪固以請程重違其意乃聘爲子婦及成婚纁雁之儀牢巹之費頗極暉備青廬既啓將行交拜之禮而程氏子躄躃躚竟不成拜已而入室顧視室中羅屏繡幕非平昔所寢處則大驚叫囂東西墮突南北無能近之者不得已仍命二僕推輓以去女自此獨處終身矣舅姑語之曰吾子非人類

也苦我新婦幸善自愛次日郎割家貲巨萬與之逾年以兄弟之子一人爲之嗣而女甚賢達上事舅姑下撫嗣子旁遇娣姒皆無閒言舅姑益善之因爲子納貲得官女遂受四品之服與夫異室而處者三十年雖爲命婦仍處子也程氏子先卒女又十數年乃卒晚歲年齒既高行輩又長家中事悉稟命焉女善料事並能知人事無巨細經女處分悉中窾郤程氏子雖迷惘終身然儀狀端整肥白如瓠中年以後須髯甚美望之若叢祠中所塑神像者然且自程氏子之生也其家日益饒衍候時轉物無不得利程氏子死稍稍衰矣然則此夫此

婦其亦有自來與余少時館於休甯汪氏汪與程有連故得閱其詳余詩集中有女蘿行一篇爲汪女賦也

蕭山沈茂材礽煒言其友李某館於高氏主人高叟博覽士也一日有鄰人於山上掘得一物似鴨而無毛通體純黑兩目皆閉以示李李不識高曰此蛟也幸兩目未開故不爲患烹而食之亦一異味然其身上不可著一滴水得水即能變化平地生波廬舍爲墟矣乃攜至爨室燒釜使紅投此物於中而蓋之釜中竅然黑水溢出可四五石水盡啓蓋則已熟矣色白如凝脂取出薄切之湛諸美酒調以醯醢與李共食味甚鮮腴食品之

美殆未有過之者余按蛟鮓龍醢自古有之則蛟固可食者然郭璞注山海經云蛟似蛇四足王逸注楚辭云龍無角曰蛟北夢瑣言說蛟之形狀云如蛇又云如水蜓皆與鴨不類此物似鴨殆非蛟也

蕭山縣有地名臨浦其山多毒蛇或言江西眞人府法官能捕之乃共醵錢請一法官至適蕭山令黃君以事至其地見之因與偕往觀焉法官周行山岡拔劍向空中指畫口誦呪語又以楊枝湛水徧灑之乃至山下平地以劍畫地爲三大圈其圈皆徑三四丈自仗劍立第三圈後使黃立己後戒之曰有所見勿畏也頃之衆小

蛇蜿蜒而至甫至第一圈即斃其後蛇來益多亦益以大或入圈未半而斃或入圈而斃或出第一圈及第二圈而斃旋又有三蛇大如屋柱入第二圈亦斃俄狂風大作山上大樹皆扒有一蛇長十餘丈粗若五斗米囊遍體金鱗口噴青煙速度二圈不少趦趄昂頭直犯第三圈黃大怖遽跳去法官不為動蛇入圈者半忽蹉跼不行則已死矣法官顧黃笑曰固戒君勿畏何怯也此事亦沈生祖燁說余按夷堅甲志載方城民王三捕蕲蟒畫地為三溝語人曰若是常蛇越一溝即死極不過二如能歷三溝則我反為所噬矣既而蛇徑前無所畏

欲就王王亟脫袴中裂之蛇分爲兩死事與此相類然則蛇或竟通第三圖法官亦必有法以制之也

沈生祖煒又言有人曾見一蛇其形正方修廣各七八寸如薄版一片詢之土人云此名花版蛇蛇中罕見者其毒尤烈余按錢唐趙恕軒學敏著本草綱目拾遺言杭郡山中有蛇名方勝版以其徧體花紋如錦中方勝而形匾如版故名豈卽此物與沈又言有人於海濱捕得一物形如鼈而無裙其大如席背上有甲背下無甲在水中力甚大登陸則不能動眾莫之識或云此是瑇瑁然考桂海虞衡志言瑇瑁形似龜鼈背甲十三片黑

白斑文相錯其邊裙闌闕嚙如鋸齒無足而有四鬣以四鬣掉水而行此物無裙且不知有足與否又不言其背有斑文未必其爲瑇瑁也

河南府多叢祠主之者皆婦女也呼曰師婆然率爲誕謾之言以欺罔婦豎耳獨一師婆所奉之神頗著靈異有求者踵於門輒如其所禱以牲醴來祭者無虛日師婆大獲利益余大兒婦樊在其父河南太守署日聞媼媼輩言其事不可勝紀倘有一宦家婦以子病禱於神子病果瘉將親往謝焉師婆固辭曰神所居隘狹不足辱夫人玉趾請命臧獲執其禮婦不可盛服而往甫一

展拜有鼈蹣跚從案下出自此靈響寂然余二兒婦姚曰此婦必正人故邪神畏之余曰是也

大兒婦又言河南府有一處出大蛺蝶其大如盤嘗有人以二蝶饋百里外一親故其家受而畜之園圃中一蝶旋斃一蝶逸出飛翔郊野有師婆捕以歸詭言得神蝶大著靈異香火日盛如是月餘畜蝶者之家有一小兒偶過而見之喈曰吾家所失蝶乃在此邪自後祈禱不復有驗此則鮑君石賢士之故事自昔有之矣

惲次山中丞爲常德守時有記室之友郭君湘潭諸生也頗有詞藻人亦長厚賓主極相得居數月忽語中丞

之族子曰吾將去矣太守失禮於我我亦失禮於太守豈可久居此哉族子力白其不然且曰君固長者勿爲浮言所惑翌日又謂族子曰今眞不可留矣太守治我獄不少寬我行將斫我頭奈何族子駭其語聞於中丞疑其有心疾使醫治之醫曰六脈皆亂是不可爲亟送之反中丞乃親往視疾先窺於牖則見其人在室中若與人搏擊又若與人揖讓狀甚倉蘘乃入而問曰先生之疾有間乎曰無恙也問有歸志信乎曰否否其應對猶不失常度中丞憫然不能測姑爲具舟有周君者中丞所聘爲其子師者也與郭所居相近中夜郭忽突入

周室跪其牀下周驚起問故郭則泣曰已矣太守執法必斫我頭此前生事死罔非枉然我有老母在君居省師之位能爲我言於太守求一綫生路乎周力挽不迭乃紿之曰質明必言於太守君且去推之出闔其戶郭竟跪于戶外達旦及明日册已具而雨甚不能成行郭危坐杌上不動人往視之曰我今日死矣食之不食强之食乃盡飯二大盌夕食亦然食已復坐杌上問何故坐此曰待死耳是夜中丞使健僕四人守之四人者皆坐旁室中丙夜忽聞郭室拗闔有聲走視則失郭所在矣其庭中故有門出門即一大園圃花木陰森山石蒼

矣且有大池二三眾人入園見有入隱約在前僉曰是矣尾之則入於廁疑其奏廁也入廁無所見始悟所見爲鬼乃大索園中杳無蹤跡有行夜者曰園東北隅有一土垣垣下有一井其地人所罕至無乃在此乎如言求之果得其二履於井邊又一袴在井幹之上使人鉤撈井中而得其屍徧體青紫有若足蹋者有若手掐者厥狀甚慘檢視其几席間則前日醫所處方猶在方中有女貞子郭書其旁曰女本貞也而使之不貞其罪可勝誅乎其所親某君見之歎曰此其前生之孽也因言郭於二十歲前得病且死病中自述之語甚怪且有一詩

彼時不死者殆郭氏祖父尚有餘澤故稍緩數年待其有子也郭之子尚在孩提未能成立且學使者賞其文藝將以充咸豐辛酉拔貢生而究業牽纏竟死非命亦可傷矣觀其書藥方數語知其前生必於溫柔鄉中失足者也

沈仲復廉訪言其贈公宦游七閩時繼母馬太夫人歿時其所寓屋甚隘狹纔三間耳東爲臥房房中安紗窗六扇分前後爲二區於其前爲馬太夫人位西嚮以布幕蔽之贈公手書一聯懸幕上每啓幕則聯軸觸窗櫺砉砉有聲又地苦卑溼藉之以席履其上蘇蘇然南牖

有几有橙廣韻四十八嶝有橙字都鄧切几橙即今俗書凳字橙以藤爲之坐起輣軋作響乃其常也仲復時方十一二與贈公同榻而臥即在其後聞太夫人撫仲復背逾所生故仲復思慕綦切一夕睡至夜半聞聯軸觸檽如啓幕然又聞行牀上聲坐橙上聲仲復泣曰豈母之靈乎何不一撫視我語未已聞橙上又有聲如人坐而起者俄而窗啓俄而帳啓則眞見太夫人立於牀前語仲復曰汝思我我豈不念汝但大命有限不可奈何汝好讀書他日必成名鼎甲可望官位亦不小勉之勉之仲復哭失聲則一無所見矣贈公驚而寤問得其故贈公素不信鬼神事曰

汝思慕之忱結成此象非眞爾母之靈也後仲復於咸豐丙辰應　殿試讀卷大臣先進前十本以仲復所對策每事皆引　上諭爲證嘉其留心時事初擬第二又擬第三後爲吾師黄縣相國改第七遂爲二甲四名所謂鼎甲可望者不虛矣旋以翰林起家官四川臬司引疾家居官位未可量太夫人所言皆驗

仲復廉訪有弟名壽字叔和官順義縣令霸州牧丁所生母憂去官服闋以候缺久居京師喜爲詩又善飲酒酒朋詩友坐上恆滿臨終前數日猶與客飲酒賦詩甚樂也次日忽語客曰行與諸君永別矣客驚問故曰吾

昨夢順義縣城隍之神言將受代代之者即君也我意
不欲神曰君久當爲神徒以有老母故稍緩之耳老母
終豈得不赴吾曰我尚無子神曰有子無子細事耳何
足論其言如是故知不免也客以妖夢解之然自此日
以委頓至卒之日沐浴薙髮易衣而臥問曰已齊集未
俄又曰既齊集矣我即去言已遂瞑目而逝後數年直
隸大旱　朝廷發金振之順天府所屬一縣令乾沒入
己事發畏罪仰藥死時有某君亦縣令之候缺者也以
生人爲冥官至是語人曰昨日會諸神鞫某縣令順天
府所屬六州二十一縣城隍咸在我識其一人順義縣

城隍沈叔和也某君素不知沈君臨終之語而其言乃與之符是可異矣

同治四年貴州石阡府有邪教倡亂闖入府城知府嚴君巷戰死之嚴君名謹浙江桐鄉人其死難之前每夜入內家人輒見其頂上有圓光燄燄如火大可徑尺如是者三日而及於難嚴君既死賊入公廨嚴君有妹年二十餘謂其母曰賊至必爲所辱署後土牆外有大池我請從母投池中死母許之遂與俱往諸婦女皆從之而土牆故無門欲排牆出又力不勝乃解帶繫負其母奮身一躍竟踰牆而出又投帶牆內使諸婦女縋以登

一一引之出於是褰裳入池池水甚淺跳躍至水中央猶未能滅頂正苦不得死而賊大至遥謂曰爾等皆嚴太守眷屬邪太守好官且我等亦非有意殺太守太守旣不幸而死爾等幸無死盍從我出其妹自水中大罵之賊始怒擲以戈不中以相距遠無如何自引去賊志在搜刮金帛旣飽所欲散歸巢窟遺黎畢集拯之出水且護之出城遂免於難其妹後歸沈仲復廉訪爲繼室能詩且工書仲復問爾以弱女子負母踰牆且引諸婦女緣牆而出是何神勇乃爾竟不能自言其故矣其有神助與抑或嚴君之靈陰相之與

河南洛陽縣民某甲有一妾故尼也既歸甲不習井臼之事鮮衣甘食終日嬉遊其嫡弗善也時時責讓之遂不相能詬誶之聲日聞於外同處一室若寇讎矣咸豐初粵賊犯河南府攻之不克大掠於鄉甲倉皇走出不能顧其家其家人猶能強步賊且至皆避去獨嫡以纖趾不能行自分必死賊刃矣妾奮然曰吾負爾去遂負之行三日三夜踵穿膝暴屢仆屢起而不釋於肩嫡撫之泣曰吾不知妹之愛我一至於此賊退俱返遂相親愛若姊妹焉有鄰媼問妾曰爾與嫡不相能何出死力相救若此妾曰平日彼此凌誶私忿耳患難之中死生

所娶妾有爲人之妻坐視其嫡之死而不救者乎聞者翁賢之

安徽懷甯縣李某居京師充供事貧甚久之始選授甘肅一巡檢司孑身之官數年之後頗有所蓄其地有一馴倫以販鬻馬贏爲業與李相諳問李何久獨居告以未娶乃以女女之旣成昏婦問李君家尚有何人李曰無有然李實有母有妻自入京師十餘年不通音耗矣至是而家書至李適他出婦發而讀之李歸婦出書示李且責之曰君有妻而娶我無害也有母有妻棄之不顧尚得爲人乎亟爲家書悉囊中所有吾爲治裝去李

先豫婦促之乃爲書幷以縢囊盛白金二千兩婦負金騎馬徑至懷甯訪其家得之遂入拜李母及其妻致書與金居數日李妻與語小有齟齬婦辭母欲去母苦留之時婦已有身且及月辰矣乃爲少留俄生一男三日後仍騎馬而回此女賢達且來去飄忽如神龍洵奇女子哉其事在光緒初奎米生爲余說如此且云李某至今尙官巡檢婦亦猶在然余按都下所刊爵秩全函甘肅肅州嘉裕關巡檢王文琳安徽懷甯人非姓李者豈傳聞有異乎

湖州歸安鄉間有郁茂才迎中者於同治壬申年至都

城隍科考寓甘棠橋關帝廟中大殿之後有屋三間屋宇深邃雖晝如夜郁於此秖席焉及夕就枕朦朧中忽見一老者一少者皆手奉槃自承其頸下血顧郁曰君視我苦否至今血出未盡郁明日以語人人曰此必亂離時兵死之鬼也勸郁避之郁乃遷去

青浦陸蘭樣茂才有心疾一日自市中歸忽有鬼附之而言曰我在京師爲汝父所害今當以爾命償我我遠來飢矣速具食且多焚陰錢蘭樣之兄清士孝廉怒曰吾父安有此事批其頰者三鬼曰汝恃舉人打我耶嗚嗚而哭知其畏之也兆曰是何野鬼來此搭亂乃自

言昔在京師傭於人爲奴曾見陸父故聳言以求食耳

又批類三則不復有言矣蘭槎病亦旋愈

吾邑新市鎮有陳姓者啓肆鬻紬帛名曰源泰一歲譌火大作（譌火見山海經西山經謂妖火也）此熄而彼煽毁物無算晝夜守護火猶未已俄有物附其婢姿而言謂屋西有隙地可爲築樓三楹陳提其擾即鳩工爲築樓樓成謹祀之火乃止然自此買賣俱失利竟閉其肆家人亦死亡相繼鬻其屋於他姓

余門下士董米生明經云其友陳少舫在湖州東嶽廟親覩見一婦人生鬚數莖又海門同知屠晉卿曾聽男

女陰訟其女有鬚余謂李光衡丹有鬚新舊唐書皆載之明人徐應秋玉芝堂談薈載宋宣和時朱節妻及酒保妻朱氏元順帝時汴梁巧婦明宏治時應州女子鄭陽婦人皆以婦女而生髭鬚古固有之不足爲異也

米生又言徐莊愍公之弟（莊愍弟爐舟大令余曾見之於京師未知即此君否也）曾夢至一山上山有僧余人之見中坐者爲姚鏡堂先生左卽莊愍右一坐尙虛莊愍謂其弟汝下山去吾留此矣未幾莊愍以江蘇巡撫死粵賊之難鏡堂先生名學塽歸安雙林鎭人官兵部數十年獨居京師不挈眷屬文章淹雅志行高潔鄉人皆言其前生爲紫皇和尙

莊愍與之並坐殆與有香火因緣歟

何子貞前輩紹基少年時夢至一處見案上以盤盛饅頭甚多即取一食之又取其一忽有人攫臂奪去遂不得食視其人不識也及嘉慶庚辰歲桂林陳蓮史先生以己卯解元中式第一名貢士遂魁天下子貞見之則即夢中所見也悵然曰吾其不能與此人爭乎至道光乙未歲子貞以第一人領解而次年成進士則會狀皆非元也夢兆洵不虛矣

子貞前輩於道光己亥歲典七閩試歸途於行館中夢其仲弟子毅來言別問之不可覩其服則已僧服矣覺

而泣曰吾弟其不幸乎於是舉家哭及入都既復命馳詣其父文安公私第時子穀果已前卒家人以其遠歸不即告而子貞已哭失聲遂不能秘問何以知之乃言所夢云

滸墅硤石鎮徐翁以賈起家善俠時轉物錙銖必較雖親戚弗顧也生一子喜博私取父錢以償博進日必數萬徐患之不能禁其地故有廣善堂歲十一月則舉野外無主之棺及雖有主而其子若孫貧不能葬者爲之反藥棺焉然資用不充不能周徧徐過之忽心動亟以所置良田三百畝輸助義舉或問其故曰吾子不肖不

數年吾田盡矣與其供不肖子金盤一擲何如爲掩骼埋胔之用乎已而其子博益豪徐乃儲錢數十萬於一室中謂其子曰博而負固宜償吾室中錢任若取之然博徒安可使入吾門令其止門外若自取錢與客可也於是博徒日集於門其子以緡貫錢負之由堂塗出日數十次憊甚且視室中錢始則充牣繼且垂盡不能無顧惜歎曰出之不易入之不更難乎乃對其父流涕矣不復博終身勤儉過於其父家乃益饒人皆謂徐翁善化其子余則謂皆天也有錙銖必較之父必有一擲百萬之子非其父之不善教子亦非其子之不克承教也

有好行其德之父必有勤儉成家之子非其父之善化其子亦非其子之善體其父也觀於徐翁父子而人家之所以廢興者不外乎此矣

戴蓮谿前輩鸞翔之長子爲廣東縣令未久卽卒其妻方孕而宦橐蕭然不能久居時蓮谿前輩猶官中州乃扶柩北歸將依其君舅行至湖南休於逆旅而其妻產一男以本無子得之甚喜然苦無乳兒日夜啼妻亦抱兒而哭逆旅之鄰舍有婦人來視之曰患無乳邪何不雇一孀婆妻曰異鄉棲泊何從雇募且貲糧匱乏尙懼不足以達所居能議及此邪又泣曰未亡人止此一塊

肉兒死我亦死矣婦聞之大不忍久乃言曰吾家幸溫飽固非爲人作嬭婆者然聞若言吾心惄然吾生一子甫數月耳願以吾湩食若子雖然必歸而告於夫言已遂歸以語其夫其夫怒曰吾家幸溫飽豈爲人作嬭婆哉婦曰固也然此兒死其母亦必死母子二命所關豈容坐視我則旣言矣君無阻我乃屬其子於他人使乳之而自從藏妻以行藏妻問月需錢如干至中州當言於大人必如約婦怒曰吾豈爲人作嬭婆哉哀汝耳雖自汴邏楚舟車之費吾亦自具不需汝錢也行矣無多言遂發湖南道湖北而至於汴蓮谿夫婦皆感泣曰微

此婦吾得有此孫邪厚酬之竟不受蓮谿乃使其妻盛服拜謝之又具盛饌與之讌飲數日臨行語之曰歸楚之費知已備其夫人高潔超逸尋常然太不爲吾夫婦地矣薄具車徒幸勿卻焉乃資送之以歸余謂此婦所爲類古游俠之士急人之急甚已之私可謂奇女子矣余大兒婦在河南時聞之戚氏之人其事蹟不詳惜不能記其姓氏及其鄉里耳

雲南大理府城南十里有觀音閣屹立巨石之端石下鐫老婦作負石狀即大理府志所載婦負石也相傳昔有敵兵襲大理將入境見一老婦負此石而行敵兵驚

愕婦曰此地之人多有膂力我婦人又老且病力弱不能負重勿笑也敵不敢前進遂遁去婦即置石於地不知所往後人知是觀世音化身因就石建閣焉其事不知在何代甚荒誕不足據然閣中所奉觀世音則顯著靈異咸豐丙辰歲賊杜文秀據大理十有餘年僧廬道觀悉被焚燬而此閣獨存同治壬申冬滇撫岑公督大軍環攻之馬星五觀察駉艮與焉克城前十日見城有旋風摶扶搖而上塵壒[illegible]然從之若雲霧然直至半空又從空而下分爲二由東西城繞城南行復合爲一至觀音閣乃散衆皆異之岑公大營即在閣前時賊窮

魃課僞乞降伺閒亡去岑公夢見童子授以一冊云奉大士命齎此授公啓視得二十八鬼每葉畫一人形像怪異驚而覺次日賊酋大砦歸命問其數二十八人也公悟召入伏甲士帳下斬之大理以平公出貲修葺觀音閣紀其事於石余聞之馬觀察云

雲南姚州龍華山有活佛寺創自唐初寺僧常數百人忽有一行腳僧自大理府鷄足山來衣敝履穿面目奸黠言語不倫若有狂易之疾主僧姑留以執爨居數歲忽於歲除之夕向主僧求歸且乞一力擔荷衣裝主僧曰人方度歲孰肯從行雖足去此且數百里亦非一夕

能達姑侯明日而此僧苦請不已主僧戲指彌勒殿所塑天王像曰四天王皆閒坐無事令從汝去何如僧曰唯唯及元旦晨起則四天王像竟失其一此僧亦不知所往咸共驚怪累日聞人傳說距寺十里外普關山上有一天王像走視之果所失也乃就地立廟至今存焉此亦馬星五觀察所說觀察即雲南人所說皆不妄然余按夷堅志載饒州妙果寺有風和尚一日向長老覓擔夫去雲遊長老曰門前有二金剛汝持一箇去僧諾之以擔挂金剛肩金剛即隨僧走寺僧呼衆追之風僧取擔自負乘雲去金剛僵立田野中人起殿奉之名金

剛寺與此事絕類豈古今事果有相同者乎抑緇流附
會古事以自神其蹟也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五

曲園居士

譚麗生名鑫振湖南衡山人光緒庚辰以第三人及第辛巳歲至杭州居湖南會館四月上旬游韜光歸而得疾數日稍瘳將成行矣有人乞書大字書未畢忽胸膈作痛遂嘔血數升如是凡六日吐出一物長六七寸不知何物也於是日益委頓其同年徐花農庶常日日往視之至二十三日執花農手嗚咽流涕猶索輓聯且使爲像贊并以其九歲之子所臨元祕塔碑授花農徵寓託孤之意次日又往視已垂絕矣臨終索酒其猶子

手進三爵皆酹之花農以一爵進且泣曰視君之子敢不如己之子亦酹之遂瞑生死之際神識不亂殆亦有夙根者與豈其前世爲靈隱老僧故韜光一游遂返其眞宅也麗生之來杭也余適從湖上俞樓還吳中春在堂已登舟矣麗生聞之遽命肩輿出武林門至余舟中以後進禮見余未及答拜訂再見於吳中不意其遽璧摧柯如此之速也聞其爲人廣交游精翰墨一生心血消耗此中山木自寇膏火自煎殺君馬者道旁兒良可歎息花農書來詳言其狀爲之盡然余適草筆記第十五卷因記之

湖北成游余氏有一婢為主母所憐愛有欲以為妾者不許其鄉間有余翁者薄有田產粗給衣食年逾四十無子議買妾又以買妾價昂不如娶妻之省聞余氏婢甚善且其主人不責直乃僞為娶妻久焉者請於余氏余氏欲一見其人余翁自以年老恐不當意使其兄子往乃許之既成婚婢不見新婿而所見一老翁在房中久坐不去頗厭之坐至丙夜婢不能忍謂此翁曰夜既深矣翁何久坐此翁不能答而羞不去良久婢又促之翁出使其嫡妻以誠告之妻大怒自詭為媒謂婢曰吾姊胡不知耶此翁即婿也婢曰否否婿婁者至主家吾嘗見

之嫡妻曰此翁之冢子也翁使丞若家相汝耳豈汝主人以此給汝邪婢惘惘不知所以念既已至此距主家又遠可柰何遂從之居數日婢見所謂嫂者時時在室與其夫甚暱也疑之曰嫂叔之閒乃如是邪已而又聞人呼其夫曰龍爺呼嫂則曰龍媽乃問夫曰呼汝龍爺何也翁曰龍吾小名耳然則嫂為龍媽何也翁無以應婢窮詰之翁不得已言其實嫡妻乃好語之曰誠誑汝然自此汝兩人為夫婦吾則姒矣婢曰不可豈宜以我故奪汝夫婦之倫龍爺吾主翁龍媽吾主母也事其夫甚莊事其嫡甚敬後其主人余氏聞之怒其欺已欲返

婢而絕其婚婢不可乃已婢旋生一子余翁夫婦大喜三日洗兒賀客滿坐名之曰賀得然家中增益人口而歲比不登余翁又老病需醫藥乃大困方農時不能雇客作婢以兒委嫡自執耰鋤從事南畝暑雨祈寒不少休息俄而余翁死經營喪葬頗不苟簡俄而嫡妻又死婢曰主翁主母一也豈得有異亦如之連遭兩喪薄田數畝半鬻於人衣食幾不給賴賀得長大助母力作數歲之後稍有贏餘乃豢畜一童女於家以配其子賀得年十七八將爲行合巹之禮頗具酒食會親友吉期未及冠警先至時粵寇已陷武昌分兵四出咸甯亦陷擾

及鄉閭賀得竟爲所掠於是所畜女仍歸母家母家請
絕婢曰以三年爲期吾子不歸而後嫁之已而人皆藉
藉言賀得已死婢終日哭且病不能任耕作無所得食
會其舊主人余母呂宜人將從其壻樊君於河南乃挈
之至汴梁婢遂居樊氏其爲人極和婉儕輩皆愛之然
其思子綦切久之遂若有心疾者或獨臥或與人共坐
往往張目直視曰賀得來矣雖臥必躍而起起而不見
其子則哭失聲輒暈眩仆地久之乃蘇既而又有自咸
甯來者言曩所畜女已爲其母家所嫁則又大悲病遂
篤臨死之時大呼曰賀得今日眞來矣乃絕於是人皆

謂賀得實死故其母臨終見之必其鬼也然賀得實未死婢死數載而賀得自賊中脫歸樊氏乃予以貲使以其母之喪歸葬焉賀得後娶一金陵人女蓋亦賊所掠至湖北者夫婦皆勤力家復溫飽且生數子矣此事余聞之大兒婦樊蓋婢之主人呂宜人卽兒婦外祖母余爲作余母呂太宜人傳者也故知之甚詳此婢賢達且一老節婦乃其命運則何其多舛歟然賀得之子若孫蒙其餘澤不至落薄則固可決矣

湖北咸甯鄉閒一民家於兵亂時失其子有人教其母曰可取汝子所著履置牀下其絇內向每夜呼子名子

必能反己而果然又二兒婦姚言從前避兵鄉間其地曰周家灣鄰家一子爲賊掠去亦有人教其母乞四十九姓人家燈油燈草至夜然之於人靜後呼其子名四十九聲夜夜如此聲甚悽切數月後子果從賊中逃歸自言每夜聞其母呼己聲也然其子已在江蘇之丹徒縣境相距七八百里矣溢母子一氣自能感通山崩鐘鳴固不妄也

咸甯樊君余親家翁玉農太守之族也宦游廣東卒於官其子不肖寄其父之柩於僧廬而盡取其貲以去不知所之瘞柩後樊君之外弟以事至廣東樊見夢曰吾

子不肖棄吾不顧吾柩在某所不得歸葬今幸弟至願與俱歸次日其外弟訪之果得其柩然計道路之費亦頗不細意尙躊躇又夢樊促之其外弟曰輛車遠涉事甚非易若啟君之柩而別爲借以盛君骨歸葬故塋可乎樊曰可瀕行又見夢曰凡過關寨橋梁及高山大川必呼我姓名庶不淹滯其外弟悉從之將至家樊先一夕示夢於其家人曰吾從外弟歸矣觀乎此知狐死首邱葉落糞本延陵嬴博之葬雖達人高見而孝子慈孫固不容存此心也

戚甯余氏女旣嫁而死其母㛮也老且病輿櫬將至畢

家倉皇謀他徙其母夜閉獨坐一室忽見其女至謂其母曰徧地烽煙行將安往母又多病不耐奔波與其道路流離不如死之爲樂其母曰誠然吾自問生有何味能從汝去且所願也旁舍之人皆聞其母一人獨語而不聞其女語但聞鬼聲魆魆然耳次日問其母昨夜云何母以告猶不之信越數日其母竟死

先祖母戴太夫人之姪孫駿伯茂才早卒其妻張氏生一女曰慰生適蔡氏而死蔡本德淸人然遷居湖郡數十年矣咸豐庚申歲粵寇犯郡城戴氏謀他徙張允豫夜閒忽聞慰生疾呼曰速去速去如是者數夕皆然張

遂決此與余氏女用意迥別殆由其母衰壯不同耳然
其後趙忠節公力守湖郡居民稍稍復集張氏仍回城
中舊居及湖城陷竟死於難惜不終從其女之言也
咸甯樊氏女許嫁李氏子婚有日矣而其壻病甚壻家
請改期時女父遠客於外女母又早卒雖有兄弟數人
皆非同母略不願問女乃自主之曰既已許人固無他
議壻雖不幸猶將往也況病耳庸何傷仍請如期乃嫁
物成禮禮成壻大委頓卒女善事之又踰數年生二子
而後死女獨居守志撫其二子乃其翁非人也以女年
少有姿首嫁之可得重聘謀奪其志女知其謀遁歸母

家而其母家之事悉委之其舅氏舅氏曰若父以家事託我所入不足給所出今又增益人口柰何女曰固也然我亦非坐食者請舅氏即以我當一傭可乎於是遂暮力作不遑顧其子一子殤焉後其母家日益落女自食其力以終其身余大兒婦與此女爲族昆弟故余得聞之孤苦窮蹙煢煢白首姑存之筆記中冀不泯幽光耳

余大兒婦樊之乳母劉氏河南中牟人嫁於湖北之興國州其夫與子皆前卒常居樊氏時余親家翁玉農太守方知河南府善遇之頗有所蓄忽有某甲自湖北至

自言爲其夫兄弟之子然族屬疏遠固不可考矣乃其事劉則甚慇懃抑搔苛癢問衣燠寒雖親子有不若劉甚喜之將以爲子劉有妹亦備於樊氏謂劉曰昔吾夫有親兄弟之子吾以夫亡往依之哭於門外達旦而不見收恤今此人與姊遠矣何其親暱之甚也此必不可信姊無爲所餌嗣後甲至與劉語其妹輒往參焉使不得盡其說會劉病甲乃爲賃屋於外劉因言於主人就外舍養病妹又尼之劉曰人固有不同妹將以此子爲猶爾夫兄之子邪此子於我至厚我又無子不從之去而尚焉往妹勿阻我他日必不爲妹累妹無如何劉乃

從甲俱去甲有所善婦人遂以爲妻與劉同居居然母子姑婦矣乃稍稍蠶食劉之所有既盡僞使劉至某所就醫及暮而返則甲夫婦不知何往矣劉傫然一身卒依其妹以終嗟乎羊肉不慕蟻蟻慕於羊肉羶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劉氏愚婦人固不足知此乃其妹則何智也三折肱知爲良醫信夫

仁和唐棲鎮鄉間有沈氏者頗有貲產生二女無子嗣族人子爲子父母與約曰所有田宅悉與嗣子其銀錢衣服玩好之類二女分之於是長女私計無妹則盡歸己矣一日與妹下樓自後推之墮樓下死以妹失足告

其父母初不疑有他也長女後歸於勞氏生子至數歲輒死其第五子之死也妹附之而言前事乃知詐子之死皆其妹爲祟也後又舉一子亦死至第七子得無恙或勞氏尚不應無後故延其一綫與然此子淸狂不慧所有財物皆爲其隨手散去不及十年耗矣後此子未死前一日呼刀鑷之工盡鬀其髮亦可怪也又聞其尚有二女一最所憐愛嫁於嵇氏亦得怪疾而死

胡氏湖北人故爲倡後倦於風塵乃以其所生女嫁劉某而從之居胡頗有所蓄劉夫婦善事之不數年胡所蓄盡歸於劉於是劉意日益怠久之女亦偃蹇不甚顧

其母胡老且病茇頓牀褥竟無過問者雖飲食不時得醫藥無論矣胡憤恨而死後劉所生子女皆至數歲而死死時輒曰婆來矣婆者其子女呼其外祖母也乃知胡爲祟云此與沈女事相類傳曰予身之貳也報之於其子女亦猶報之於其身矣

唐西鎭王氏二女並許嫁於姚氏父母俱亡無所依賴其一女所許之姚氏故與王氏有連蓋姚氏婦於女父爲舅之子外兄妹也乃先取其女以歸而諳之母氏黃女之祖母家也㦖嫠相依女甚安之其一女所許之姚氏則初無瓜葛而亦以爲請王氏之長老不可曰俗有

童養之例小家則然其衣冠之族不應如此姚氏固請乃許之使待年於夫氏初至亦甚相得而姚有女工爲讒譏其姑入其女之言遂憎疾之久而獮甚後避逅難邂逅見德清蔡氏女愛之欲聘爲子婦乃逐此女仍還母家使媒氏告王氏之長老以女游惰絕其婚俄姚氏子以暴疾死死之日彼姚氏之婦與女父爲外兄妹者見女父自外至呼曰二妹吾已捉毛毛去矣敬使妹知之毛毛則姚氏子之小名也夫絕其婚未傷其命似不應遽殺其壻且以讒言構其女者小姑也壻何罪乎然世俗於童養之女往往虐遇之蓋女子而至待年於夫

氏其孤苦可知既無顧忌遂相淩踐君舅君姑本非骨肉女公女叔競搆萋菲飲食每至不周鞭箠在所恆有飲恨吞聲宛轉而死者比比然也王女之父之殺其壻我亦得請於神矣觀其呼彼姚氏婦而告之蓋假此以警彼也嗚呼風俗澆漓人心涼薄則鬼神之事固有足以輔政教之所不及者矣

洛陽縣令秦某以事至汴梁久留不返其妻在署中與女及贅壻同居俄秦在汴梁大病妻往視之妻故有一婢變之等於女居處必與偕至是因倉卒不及挈此婢留居署中而壻頻頻役使之女疑其有私欲殺婢伺婢

睡熟以翦刀刺之力薄不能遽斷其吭剛餉頃久血肉狼藉然後死遽以棺斂之舁置野外比及泰妻返家人皆見獨不見此婢問之女以暴疾死對其旁有一長櫈都鄧切几櫈也廣韻四十八嶝見忽起而人立且行數步正其駭異一小婢哭而跪泰妻前曰主母不知邪婢子死矣死甚苦泰妻驚曰汝郎某邪曰然乃具言其事且曰主人之女夫亦郎主人也有所役使敢不承奉其有無私情固不可知至於婢子循分執役實無他念乃不加察遽施毒手睡夢之中橫被翦屠殺人者死雖逃 王法豈無冥譴今已得請於神必索其命泰妻撫之而泣曰汝誠苦

矣然吾平日待汝不薄幸以吾故曲恕吾女婢曰此固不能離然婢子不敢於主母之前加無禮於女公子一離膝下恐不復能忍矣言已倒地扶起復問之則茫然不知所對秦妻於是爲此婢大作佛事冀仗佛力銷釋寃愆此事葢在咸豐初至今二十餘年未知其女無恙否然恐秦妻死後終不得倖免也

中牟縣典史張某疽發於背召巫者視之巫出而語人曰張公必死矣吾至冥中見其父母甚怒言其子不孝聞父喪不發而之官及其居官又貪暴無人理今在冥中受罪甚苦導吾至一處見張公裸而仆地其背上鑿

一小孔實薪蒸於中焚其脂膏豈有如此而得活者乎不數日張果死死後有人自其家鄉來乃言張甫補官父即死於家張秘不言仍挈妻子赴任此事其鄉人固有知之者然在河南則莫之知在中牟更莫之知也而巫乃能言之然則其所見情狀必非僞造矣

請異錄云菌蕈有一種食之令人得乾笑疾土人戲呼爲笑矣乎不言其可以致死也然此菌實有毒笑而不已久之必死余居吳下時馬醫科巷鄰潘氏有一嫗其妻母也食菌後覺腹中有異乃登牀上臥俄而吃吃笑俄而大笑驚謂其女曰殆矣吾食笑菌死矣其言雖如此

而笑仍不絕聲未幾起而立旋仆遂伏地狂笑其女兒此狀驚惶失措以余家時有藥餌饋送鄰比乃踵門問焉余二兒婦檢視滬上所刊經驗良方知食笑菌者藉務可以治之牆頭適有此種乃采一束煎湯與之飲之須臾笑止至今無恙

咸豐閒粵賊陷浙江紹興諸暨之包村有義民包立身起鄉兵與賊相持幾一年殺賊無算浙東西人歸之者甚眾及包村破乃盡殲焉有魏某者亦紹興人自包村逸出為賊所追自其後以刀速斫之而首不殊又一賊自前解其衣扣欲使受刃而衣扣糾纏不可解乃以利

刃刺其喉魏仆地頸血模糊賊以爲死矣委之去而魏實未死俟賊去遠復起立以手扶其頭而行行數里稍一釋手首忽下墜倒懸於膺大驚仍撳之起按捺頸上幸不復墜然飢甚懣不食飲者數日矣偶掬溪水飲之甘如飴見田間有蕎稗粢而生食之其香美不可名言也數日至其家竟不死初時每食尚有熱氣鬱然自喉間溢出蓋即賊刃所刺處也久之創合亦不復然矣惟頭稍偏常若左顧耳其嫂傭於杭州許氏余次女家也故得詳知之異哉賊斫不死神扶持裴公聖相故然一介細民何以致此豈其人有陰德耶太平廣記卷三百

七十六引廣異記云太原王穆唐至德初於南陽戰敗賊以劍自後斫穆觔骨俱斷惟喉尚連初冥然不覺食頃乃悟而頭在臆上遂以手力扶頭附頸須臾復落以髮分繫兩畔左膊髮解頭墜懷中復繫髮正首行四十里麾下散卒見之載還軍養病二百餘日方愈繞頸有肉如指頭竟小偏與此事絕相類然則廣記所載尚有鄭會邵進等頭斷而仍活者亦未必竟無其事也

江西有譚仙姑者不知何時人或云孝女或云貞女蓋女子而夭折者其事不得而詳也在江西頗著靈異嘉慶道光間湖北大旱或言江西譚仙姑求雨最靈乃往

迎之以紙書譚仙姑之位置肩輿中復使人執雉尾導其前言神所憑依也神至果得大雨於是遂爲立廟其後祈報者無虛日遇有水旱偏災鄉民輒迎其神禱焉有輿夫戲言空輿耳舁此何爲言甫出口神輿頓重壓此輿夫仆地再舁之不能舉矣咸知獲罪於神使叩首謝過乃復如初焉余按陸魯望野廟碑云江浙閩山椒水濱多淫祀婦而尊嚴則曰媪女而容豔則曰姑然則此風自唐已然矣惟聞譚仙姑之廟凡素行不修者皆不得入入必爲神所譴有三婦人入廟瞻禮歸經路廁旋風忽起糞穢激射中間一婦人衣裙皆汚而前後兩

婦相去咫尺略不害濡羣以爲異後知此婦素悍也然則如譚仙姑者尙不失聰明正直之義或未可以淫祀例之與

孟縣劉某生二子皆成立矣又娶妾生一女女患目疾使巫視之巫曰祖墳風水與此女不利不遷葬目且盲妾乃與劉計將如巫言二子執不可曰巫言固不可信吾家幸平安祖墳年代久遠豈可輕動而妾日夕聒其夫曰吾無子止此一女不幸而盲是無女也二子但知自爲計君幸爲我計劉納其言乃不與二子謀故使二子他適即發祖墳甫起其棺而女在家大叫登時目盲

遷葬之後劉不久死二子亦相繼死遂無後余按儀禮喪服篇改葬緦是古人固有改葬之禮然鄭康成注曰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也是古人改葬非如後世之以風水起見惟唐李陽冰撰先塋記則實用方士邵權之說謂干溫冥之禁非龜筮攸宜葢唐時已有此等謬說矣春秋莊二年書葬桓王公穀皆以爲改葬何劭公謂惡錄之仁人孝子無輕言改葬哉

紹興烏某私其婢生一子妻惡之歸其婢於母家婢乞以子從許焉婢嫁於房氏子亦從之遂爲房氏子不知有烏矣後烏妻死無子烏欲返其子時婢已死請於房

氏房氏不可有術者為烏謀曰吾能致之於烏氏祖墓之前削木為杙埋其左畔旬日後偵之房氏則其子左目盲焉乃使人告曰不歸烏氏右目亦且盲未信復削木為杙埋其右畔旬日後其子右目亦盲矣大駭就烏問故烏謂之曰爾責吾子也因告以術者所為曰爾非吾子則烏氏之墓何預爾房氏之子哉子乃泣下願歸烏氏房氏知不可留亦聽之於是先起左杙後起右杙旬日之間兩目復明如故

紹興城中有天官第相傳為吏部陳公宅陳先官江西僉臬至貴溪龍虎山謁張真人有道子獻茶失手碎其杯

眞人怒命左右執之去陳曰童子無心之失可恕也眞人首肯命釋之後陳老而家居有老人求見以玉如意獻云此玉可禦火災昔蒙活命之恩今效銜珠之報幸勿卻也陳惘然不識所謂老人曰曩日眞人府中獻茶童子卽我也微公一言必爲眞人所斬矣陳因詰其姓名老人曰實告公我乃龍也天下之龍各分疆域亦如人間州縣然其未有分地者必先服役於眞人府役滿乃得受地我已役滿奉眞人文牒來爲此地龍王矣陳曰君既龍王可容我一見眞身乎老人曰可期於某日至瓜子湖相見瓜子湖在紹興南門外廣六七里其西

岸故有龍王廟陳屆期至廟中憑欄而望時方盛暑烈日當空萬里無雲午後忽起微風俄而風甚黑雲四起轉瞬之間雷電大作急雨驟至湖中白浪滔天遙望有一物蜿蜒而出長十餘丈粗可數尺在水際轉側不定初時止見其身不見首尾後微露其爪形如雞距色黑如漆旋又露兩角未幾并首亦全見與世閒所圖畫不甚異也向陳若叩首者陳亦舉手答禮已而復投於水雨止風定晴霽如初陳歸以其所贈玉如意緘皮筴閉每遇火災輒至陳第而滅故至今存焉此事乃沈君祖燡言之吏部陳公不知何人桊頭無紹興府志不可考

也其情跡頗近荒誕蓋故老相傳如此沈君卽紹郡人言之鑿鑿姑爲記之齊諧志怪之書原不必其爲信史也

沈君祖煒又言昔有航海者帆風而行正極順適忽聞其後聲如怒雷回顧見波浪洶湧一大魚尾舟而來張其口峆岈若巨甕皓齒排列若霜戈雪戟一噏一闢海水從之出入洪流滉瀁濤作風興舟人大恐而魚行益近時舟中有豬百頭羊半之米麪稱是乃謀以此等物稍稍擲與之冀其得食則止始而豬羊繼而米麪隨投隨食在魚不過一哆口而已不費咀嚼須臾諸物皆盡

無物可投魚意雖未饜而其腹亦似果然縮鱗卷鬣悠然而逝舟中人乃相慶若更生云此所謂吞舟之魚在海中固有之不足爲異也

沈君又言其友陳姓者曾至臺灣一日見海面有靑氣上騰須臾四散因問舟人此何物舟人曰皆蚌也羣龍欲奪其珠故逃耳請看後面龍至矣語未已果見羣龍數十或靑或黑四面飛去

湖北武昌縣所屬有猥子湖故多魚漁舟聚焉光緒辛巳四月朔雷雨交作見雲霧中隱隱有物衆以爲龍皆伏而觀之俄霹靂一聲此物下墜雨亦旋止趨視之乃

大鱷魚也長丈餘其頭尚仰視似未即死漁人或以扠猎之仍不動再猎之始垂首而斃於是居民蜂集各持刀割其肉去烹而食之味甚肥美亦無他異此事見上海所刊新聞紙因上二事類誌之

湖北武昌有楊姓者設肆於漢口夫婦皆居肆中年逾四十尚無子其弟有一子楊夫婦皆甚愛之言於弟欲以爲嗣弟亦許焉楊婦每自漢口回家輒爲兒製新衣履且多以果餌飼之兒視伯母如母也某年楊婦回撫愛此兒與平時無異居已逾月矣一日兒至婦臥室嬉戲甚樂婦忽出至厨下取刀而入力斫兒兒大叫倒地

未死又連斫之乃死其弟夫婦聞聲趨至見狀大驚曰誰殺吾兒婦曰我也弟夫婦莫測其意惟抱兒而哭久之婦亦抱兒而哭弟夫婦因問嫂何故殺兒婦曰吾誰知之邪兒死吾亦不欲生矣以頭觸牆壁欲自殺弟夫婦返共勸慰曰固知嫂無他意此必別有故吾夫婦年尙少兒死可再生煩嫂無介意婦乃出所製衣履爲兒著之且買良材爲作棺櫝既斂婦百計求死弟夫婦防之甚嚴城外故有田宅婦託故至城外弟夫婦亦從之往婦乃絕食弟夫婦執飲食苦勸曰嫂不食吾二人亦不食婦不得已爲舉箸然曰吾殺此兒何面目見爾夫

婦且亦何以見吾夫哉吾夫婦老矣不能生子萬一爾
夫婦竟無子楊氏血食不以吾斬乎其弟夫婦知其必
自殺使人旦暮守之刀繩之屬皆爲藏弃婦伺守者稍
懈取竹一節踏碎之以竹末自刺其喉斷吭而死此婦
之殺此兒必有厲鬼憑依之袁子才先生新齊諧載有
舅殺其甥事與此類也

朱某蘇州人設肆於臨頓路咸豐庚申年賊陷蘇州朱
於道路閒得人家所棄女子遂收養之居數載女年十
六七遂以爲妻時朱則年逾四十矣生子女數人長女
嫁於湖州子皆學賈於外一歲婦攜其二幼女至湖州

視其長女久而不反朱使人問女言毋歸數月矣朱各處偵探杳無蹤跡久之有人言於金匱縣見其妻朱使導往則其妻果在葢已別從一人矣朱訟於官判歸朱未幾又亡去朱鬱鬱不樂又以道路往返耗其資不復能設肆恆至余家助爨烹之役婢媼輩言其事如此老夫女妻過以相與在朱誠不爲無過然旣生育子女且皆成立乃舍之而去遂同陌路杜老詩云輕薄桃花逐水流此女之謂矣

余家有傭媼朱氏亦蘇州人當庚申之亂負其一子一女倉皇出走已而憊甚度不能兼全擲棄其女而女已

跎躅能步每還之地輒牽衣不釋不得已仍負之行至一橋高甚朱乃置其女於橋堍（堍俗字然吳文英詞云作凌波斷橋西堍則宋時已有此語矣）疾負其子度橋而去行數十武猶聞其女在隔岸喚母呼兄也及亂定朱復還蘇州積傭值頗有所蓄爲子娶婦而女家索陪門財其餘衣裙釵釧所費頗鉅數年積累一朝而罄婦至又不順其姑時有誶語朱每爲余兒婦輩言之輒嗚咽而哭計此婦生年正在庚申之後或疑即其所棄女轉世也雖出臆度之辭不爲無見矣

沈某亦蘇州人當兵亂時逃至上海頗有口辯泰西人

之商於滬瀆者延之至其寓使佐會計大有所獲偶見一舟人婦豔之欲娶為妻而此婦喜其多金亦願委身惟故有夫在計無所出婦有所善婦曰長子者素以姊稱之因與謀焉長子曰易耳乃賃其舟偽欲如某處至黃浦風浪頗急舟人持篙立船頭長子曰帆太高宜下之親出指點突擠舟人墜江中反號呼拯救則無及矣婦既喪其夫遂歸於沈及亂定沈與婦返蘇州生計充裕甚自得也婦忽得怪疾輒自語曰來矣來矣遂瞋眩而仆如是者幾年餘一日張目曰今日真來矣仆地遂絕長子仍居滬上於婦死前數日忽若與人爭辯者曰

此爾婦之謀何預我事又曰無多言從爾去遂赴水而死

蘇州又有陳氏子者當兵亂時隨其母避亂至上海一日語母曰門前大樹上有紅衣人招我母叱曰勿妄言目眩耳次日陳子竟攀援登樹坐杈椏中俄枝斷墜地死大兒婦因言其同鄉余氏子方與母食食畢投箸遽出鄉俗謂飯後不飲茶所食不化母乃呼其子曰汝焉往且飲茶去子曰門外有人呼我我出即返耳匆匆出門投水而死此等事殆所謂夙冤者與

湖北咸甯余氏女嫁爲石氏婦石故無賴日事飲博余

女生一子而卒余氏收而蓄之既長使出而學賈其子頗勤謹師甚愛之垂三年矣石開其子稍有所蓄又余氏所具衣裝冬夏皆備乃自詣其師欲以其子歸師詈之石不可曰吾子與汝爲徒耳非與汝爲奴也汝安得詈師知不可奪厚贈而遣之其地距石所居三四百里石挈其子至半途適阻小水乃賃一舟盡載所齎父子俱登舟矣石語其子曰吾遺一物在某處可往取之子登岸至其地徧覓無有將返問之父比至水濱則舟已開矣沿岸追尋無所覩乃大窘傫然一身進退俱不可不得已乞食於途久之蹠穿膝暴脛骨腐爛生胆病不

能行羣匄憐而飲食之得不死有械消人過其地或告之曰此子爾同鄉也能挈之歸乎其人兢而問之曰是吾鄉人余氏之甥也吾歸當爲言於余氏及歸如余氏告之余氏急使人迎以歸已憔悴無人狀矣詩養數月乃始能行後余氏又使學賈於他處戒之曰汝父若來勿再爲所誑也夫道路之閒殺越人于貨尙且有之況止於欺誑又何足異所異者以父誑其子而取其貲是不可以人理論矣余書爲搜神志怪而作然記及此等事者人無人理人卽妖也正不必魑魅罔兩然後可鑄之禹鼎也

咸甯余氏有一婦不知其母家何姓也婦極短小坐椅凳上足不及地然性柔婉舅姑皆喜之夫婦亦相得久之無子婦語其夫曰我自度不能生育君家又貧不能納妾媵不如我死君得續娶雖有繐帷之費較買妾爲省也夫曰是何言與而婦自是遂陰有自殺之意乃歸甯從容語其母家曰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旣已嫁人其生其死無與父母家矣每見人家因女死輒登夫氏之門相嬲不休此最無理不許我死顧吾家勿蹈此惡習也其家曰汝幸未死何出此不祥語婦笑曰我未死故及言之若我死尚及言耶及歸又語其夫萬一我死

君勿傷悼續娶得子我死勝於生夫初不知其有死志也越數日乘人不覺竟縊而死佘氏大慟母家之人果無一言反相勸慰此婦可謂賢矣其夫續娶亦無子惟所娶者裝送頗盛佘氏賴以溫飽後嗣族人子爲子已抱孫矣亦足慰此婦於地下乎

列女傳毋儀篇云古者婦人姙子目不視於邪色耳不聽於淫聲此特言胎教之法耳博物志雜說篇云婦人姙娠不欲令見醜惡物異類鳥獸又云不可見兔令兒脣缺不可啖生薑令兒多指此則近於避忌之說然犯之亦未必遽驗也獨湖北婦人姙子避忌最甚有所謂

換胎者言所見之物入其腹中換去其本來之胎也故婦人娠子則房中所有人物畫像悉藏弃之或以鍼刺其目云其目破即不爲患矣有一婦臥室懸一美女像及生子厥狀肖焉美女屈右臂伸三指作指物狀此子亦屈右臂伸三指終身如此又一婦偶觀優及生子頭上有肉隆起如戴高冠兩耳旁各有肉一片下垂如以巾羃之者然因憶觀優時有優人之冠如是爲其換胎矣其地每有游僧擔荷衣裝乞食村落擔上有彌勒像此則尤在所忌孕婦見之生子必肖彌勒像矣故此僧所至村人輒譟而逐之孕婦或不及避猝與相遇則坐

地上自解其履以左履換至右足右履換至左足此僧亦必將所荷之擔從右肩換至左肩從左肩換至右肩如此相持及入衆咸集逐此僧去乃得無事其理眞不可究詰也

中牟縣有兄弟二人談者失其姓名兄弟同時病死俄其弟復蘇則實其兄附之而生也弟妻引之入室不可卻入兄室兄妻又拒之乃徙居於外旬日之後氣體充實如無病人而一入內則娣姒皆避之不得已出家爲僧焉按段成式酉陽雜俎載上蔡縣李簡病卒託汝陽縣張宏義身以生並引扁鵲易魯公扈趙齊嬰之心及

寤互返其室為證扁鵲事未知出何書段博極羣書必有所本也是此等事古固有之古但謂之易心太平寰記再生部則謂之易形至今人則謂之借屍還魂按金史五行志大定十三年正月尚書省奏宛平張孝善有子曰合得大定十一年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本是良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前三年已死建驗以家事能具道之此蓋假屍還魂擬付王建爲子上曰若是則姦倖小人競生詐僞瀆亂人倫止付孝善此借屍還魂之事之見於正史者也余嘗論死生之事以爲鬼神之說聖人固言之吾人束髮讀中庸即知鬼神之爲德

其盛矣乎安可不信至輪迴之説聖人所不言惟列子書言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此爲佛氏輪迴之説所祖後世若羊祜顧非熊事炳然記載即世俗所謂投胎者也實則投胎猶之借屍耳人之初死一靈未泯或適遇初產嬰兒一無知識附之而生則謂之投胎或適遇新死之人形骸未壞附之而生則謂之借屍其理一也不可謂竟無是事然必謂人之生死悉如是則又不可矣

元渙自牧夢粱錄云杭城小民家多無坑廁只有馬桶每日自有出糞人瀽去謂之傾腳頭按此俗今蘇杭皆

然杭州有一細民以傾脚頭爲業因出入於橫河橋許氏許故鉅族民入其家輒慕之曰吾死後得生許氏雖數日而死吾亦樂之後許氏一婦孕將產夢見是人來遂生一子使人問之則是人果卽於是日死矣許氏素聞其語咸知卽是人託生也子生七日而殤其願雖償其生何太促歟

無錫楊氏女許嫁江西程氏子程故鉅族而程子因父母早亡自幼失教既長則驕樂佚游從流忘反程之長老寓書於楊願爲贅壻庶有所檢束楊氏許之然不與女言其故也程書在書室爲女所竊發遂得其辭鬱鬱

不樂寖以成疾及程子至翩翩裘馬少年也而舉止輕浮語言詭譎女知所適非人疾益增劇程子殊不顧贍晨出則至暮不歸夕出則達旦未反非博場即倡家也如是年餘其所齎罄矣并女之匳中物亦且垂盡自是女病益篤臨死前一日已沈沈若死矣程子偶入視之見女腕上有金條脫一隻將取而去已而婢媼輩見失此物詰曰誰所廋邪將議大索女猶知之微搖其首曰不必尋矣女死程亦辭去不知所之後楊氏次女壻秦君在京師見之於正陽門外則已爲匄矣歎曰吾僚壻也乃至此歟贈以銀十兩裘一襲且曰亟還江西果行

也嘗爲辦裝程曰爾爲爾之官我爲我之匄何預爾事耶不顧而去此亦甘處下流真別有肺腸者其初至揚氏爲贅壻也揚氏宴之且陳梨園之戲優人進點（唐崔令欽教坊記云凡欲出戲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程點拾金拾金乃乞兒事也眾賓愕然或病其不祥或賞其通脫而程竟以乞兒終非其朕兆與

山東有陳嫗者老寡婦也有二子其長子甲早卒而甲婦甚賢甲死後遺有千金貸於人而食其息姑婦二人頗足自給次子乙及婦均不孝陳嫗自從甲婦居乙不顧問無何甲所遺千金盡爲人乾沒甲婦無以爲生繼

鬱不樂久之遂成迷惘之疾饑飽寒煖皆不自知媼憐之晝夜調護之又苦無食力作以自食甲婦之母族謂隣媼曰此非可長也且以久疾累尊章豈母家無人乎迎之歸媼自是從其次子居乙夫婦雖不樂然無以拒也而乙婦悍甚乙亦畏之乙恆外出乙婦亦時還母家每爲姑具五日之糧則其返也必十日具十日之糧則其返也必二旬媼於是恆不得飽甲婦雖還母家然猶念其姑月必一來來必居數日每日巡行庭除閒見地上破瓴甋或敗絮或故紙或枯木朽株一二拾起以奉其姑且呼之曰娘俟此等物化爲金銀我與娘皆不餓

死矣鄰舍人聞之皆爲歎息而乙婦殊厭惡之不爲具食媪節食食之故不能久留留數日輒好言遣之曰吾兒家去勿念老身如是者十餘年矣陳氏之鄰故客舍也曾有達官稅駕於此以病小留盡得其狀歎曰是其罪在乾沒者夫兩發婦所恃以活命者而乾沒之此非人矣命有司窮治其事悉反其金陳媪得金並召甲婦告之甲婦見多金大喜神識頓淸夙疾若失仍奉姑同居且嗣族人子爲子娶婦生孫焉乙客死於外乙婦挾其資再嫁而後夫好飲博不事恆業不數年罄其所齎俄後夫亦死乙婦不能自存乞食於路甲婦時時飲食

之未幾以痢死

張翁閩人也少時至河南中牟縣訪所親而所親已他去遂亟落不得歸久之無以爲生乃鬻其衣裘得錢萬餘設星貨鋪於市廛間（星貨鋪見李濟翁資暇集言列貨叢雜如星之繁）會有某翁者亦閩人游於市與之語聞音也喜曰吾同鄉乎因敘桑梓之誼時與往來見張翁誠實乃謂之曰如此瑣瑣豈足生活君舊時在閩曾作何業張曰吾舊學於藥肆頗亦有年某曰然則啟肆賣藥豈不勝此張曰固也苦無資耳某曰以吾之資藉君之力同啓一肆有利均之次日即出千金授張曰好爲之吾今有事且回閩

異日再相見張於是即在中傘啓藥肆焉買藥者踵於門利市三倍張雖一錢之入必籍之歲終會計有所贏餘則分爲二曰此肆吾與某君共之也而某君竟不復至張自至閩訪之亦不得其人歸而歎曰吾何以報某君乎乃辛較某君歲所應得別儲之榜於門大施舍病者藥之物故者棺之寒餓者衣之食之歲大無賑之行之數十年不倦中傘稱善人焉後其家益饒裕其子於同治壬戌入詞林咸知其爲行善之報惟所謂某君者見首不見尾亦殊可異也

余外家臨平姚氏其疏族中有一婦於吾外王父爲尊

麗余不及見矣傳聞其生前姣婉無雙且雙趾纖小每製履倦則以鍼綫插髻上幫吊垂耳後纓如一葉人不見也以故不良能行行必以婢媪扶掖之姚美人之名聞於鄉里今臨平有地曰美人埭以此婦名也其子婦悍甚恆與其姑立而誶語婦懦不能與爭鬱鬱久之竟雉經死婦工翰墨臨死自書一紙詳述其子婦勃谿之狀置懷中其子搜得燔之其子婦曰凡縊死者下有遺傀不掘出且爲祟乃掘地深數尺果得如炭者一段亦燔之余幼時嘗過其家家尚溫飽亂後復訪之則無一人矣有字蓉齋者於余爲舅氏爲賊掠去不知所終嗟

乎其先世有此等事而望其子孫之克昌則是無天道矣

道光間臨平鄉間有一婦中年以後得一怪疾口不能言肢體不能運動其耳目亦似無所見晝夜臥牀中塊然似已死者而飢膚仍溫和口鼻仍有出入之息使醫切其脈猶無病也其子婦輩按時以糜粥飲之尚能下咽飲則不能咀嚼矣如是五六年一日晨起飲之不受撫之則冷始知其已死也其時譁傳以爲奇事余按紀文達筆記中有一事與此相似但彼男子此婦人爲異耳文達謂其心死而形生余則以爲此乃魂去而魄

存也左傳載子產之言曰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余嘗以火譬之人之形質猶聚薪蒸而束之也置火於中俄而薪化爲火此卽所謂人生始化曰魄也俄而炎炎燄燄光燄上騰此卽所謂旣生魄陽曰魂也人之死也魂升而魄降亦猶燈之熄也煙上散而煤下墜乃其常也若此婦者其魂已去而其魄猶存正如光已滅而火未絕耳因記姚氏塚遺魄事并記此事且說魂魄之義如此又魂魄者生時之名若死後則爲鬼神矣孔子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可知生爲魂

魄死則魂升而爲神魄降而爲鬼蓋魂升魄降始以生時之名名之其實魂者火之光也死而升者止其煙也魄者火之所以爲火也死而降者止其煤也觀姚氏所掘其形如炭正可證明其理矣

唐西鎮人伊介春有女曰翠姑自幼許嫁木氏子木所居曰鎮條橋相距非遠後木氏家日落介春私與其妻議欲絕其婚翠姑微聞之鬱鬱不樂咸豐之季賊陷杭州鄉閭皆大亂介春率妻女奔遁潰遂别爲女相依有成議矣翠姑知事迫縊而死此事余聞之二兒婦適卓

筆記第十五卷竟因記之卷末雖其事平平無奇似不

合志怪之例然稗官小說未始不以表章節義爲事先
大夫秦淮烈女篇云我無風化權催操筆一枝余筆記
中載此等事猶此意也夫